

作品：舊傷

得獎者：陳宗暉

陳宗暉，一九八三年生。東華大學中文系（現為華文文學系）碩士班畢業。詩作曾獲花蓮文學獎、時報文學獎。

得獎感言

感謝一路上願意停下來等我、載我一程的人。當初是要寫一首詩還是一篇散文，我已經忘了，結果就寫成了目前這個樣子。

三獎

舊傷

那時的夏天，不管什麼樣的終點，只要一直走，就可以抵達。

有些地方只有徒步才能抵達。必須

一直走。一直婉拒善心便車，避開砂石車，一直走，

直到舊傷復發。慢慢長路，長路漫漫，海風咀嚼砂石。

遠遠跋涉而來一輛彩繪巴士，遠遠跋涉而來，一艘拼板舟陸上行舟。

我想起沿途公車站牌總是生鏽模糊。

司機樂意打撈路邊擱淺的我，讓我坐進副駕駛座，「觀光客的座位！」他說。

成群的羊都知道要讓路給成群的機車。

這公車的二十個空位有二十種以上的等待。二十封以上的家書，沒有人看。

陸上行舟，我們在島嶼北部的強風裡沿途借過，終於進入部落。

涼台裡的老人開始騷動。車來了，像是兌現遙遠的承諾。

短褲老人駝背健步，戴帽的長裙老人懷抱包袱像是懷抱熟睡的嬰兒。

我們互不相識但仍點頭示意。我先就坐，但我是客人。

我在行進的客廳讓舊傷休息。他們繼續暢談，我繼續聽不懂他們又好像聽懂。司機替我翻譯：老人在家坐不住，生病也要上山。

車裡音碟轉動阿美族的輕快歌謠，老人跟著哼。哼完再唱自己悠緩的達悟歌。我看見林投樹果實飽滿誠懇，老人想起從前借用林投樹的身體曬飛魚捆小米。

車在監獄舊址暫停。有人在裡面種菜種水芋，有人嘗試讓珠光鳳蝶復育。

東清今晚有沒有夜市？「野銀新社區」的燒烤攤已經提前熱鬧起來，車速慢下來，下一站是「野銀舊部落」，老人可以假裝回到少年時。

「永興農莊」的遺址現在仍有種植，日落而息時，有人燈火通明夜探角鴉。陸上行舟，在山高路窄的後山繼續顛簸不息。海浪不打算讓舟暫停。

龍頭岩不是什麼龍，老人用母語說，那就只是沒有規則坑坑洞洞的石頭，底下有大魚。我們的陸上行舟也是一路坑坑洞洞，

底下有撞見龍頭的抹香鯨正在下潛。小蘭嶼再過去那邊遠遠有颱風，

我們的拼板公車疑似遭遇長浪。在野生的海風裡，沒有鋼鐵可以繼續堅硬。環島公路只有一段永保平坦，在此可以加速，生鏽的罐頭工廠無人上下車。

路邊有人整裝待發下海浮潛。路邊有抗議標語被白漆遮成啞巴。

路邊有偉人的半身銅像背對大海，終日看著從前的指揮部變成資源回收場。

從前從前種地瓜的土地，現在改種民宿。「民宿今年收成好嗎？」

層層抵達衛生所的時候，可能只有我一人暈船。

公車在此稍候。有人要去看病，有人要去郵局領津貼，慎重如進入森林。

準備再上路時，車外有人急拍車窗，候車亭失物招領：「誰的藥袋忘了拿？」

「丟在那裡就好了！」剛上車的失主坦承故意留下。「垃圾自己帶回家！」

想痊癒只能順其自然。有些病只能順其自然。

剩下的乘客都在農會超市下車。蘭嶼公車的每個站牌都是生活的入口。

我看見奇岩，他們看見漁場。有人攜帶自家農產漁獲在超市門口擺攤，

司機也跟著下車買了一袋蘭嶼花生，「最後一站，祝你鵬程萬里，音容宛在！」

這樣下次我還會記得你。」我揮手道別。有些風景只有下次才能看見。

頂著一樹一樹的蟬聲繼續走，側背海浪繼續走，一層一層過濾我。

徒步是心的顛簸，徒步比較容易感傷，感到血肉般的受傷，感到骨折，所有的傷口音容宛在，浸泡在過期的海水。慢性發炎是火山口，疼痛是海溝，是廢棄國宅的窗，是簡易碼頭的裂縫，是野溪流過水泥河道，是復建堤防，是危險的安全。這個島嶼有時憤怒是因為舊傷復發。是帶狀疱疹。

我回到島嶼北邊的「五孔洞」，他們禁忌的洞穴是我隨地休憩的地方，岩壁裡有凝固的禱辭，在這個沒有翻譯的海蝕洞裡，可以聽見頭頂有海浪：像大海一樣柔軟，像大海一樣堅強。

我想起老人晃動的表情，有人是沒有父親的兒子，有人是沒有兒子的父親。我是森林與大海的孤兒。我在他們受傷的地方徒步，腳底有心臟，愈踩愈感到衰竭，愈踩愈感到抱歉。



評審意見

豹眼踏查

◎蘇紹連

詩寫邊境島嶼之傷。本詩是採取「豹眼」似的地面攝影視角，而非「鷹眼」似的空中攝影視角。「鷹眼」盤旋鳥瞰大景之美，震撼視覺，而「豹眼」近距離踏查，穿梭文明的遮掩，體察住民的生活，掠取時空記憶的細節，無疑是獲得了更為真確的現實感。一直走的徒步旅行，在舊傷復發而坐進公車副駕駛後才開始，敘寫跌宕多姿，那是一輛在地景空間「移動的客廳」，也是住民聚集的生活載體，一路上，帶出地景及建物的變貌記憶。作者在「客廳」內養傷，進出的住民灑脫談話、唱歌，司機幫忙翻譯，兩種語言交錯混搭，有趣而幽默的語感，誤用華語而不忌諱。作者所見的住民，有人是無父，有人是無子，作者帶著個人的傷徒步，卻踩在他們受傷的心臟，暗喻島嶼的生命力快沒了。此詩深刻婉轉，更能在結尾對蘭嶼致上無比的歉意和敬意。